



米·依·加里宁 著

论共产主义教育 和教学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

(1924—1945 年论文和讲演集)

米·伊·加里宁 著

陈昌浩 沈颖 译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为适应当前高、中等师范院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急需,现将苏联米·伊·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重印出版。这是加里宁在1924年至1945年间所作时论文和讲演的汇编,作者有关教育的论述是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此书仅供读者参考。

М · И КАЛИНИН
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ВОСПИТАНИИ
И ОБУЧЕН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Речей

1924—1945 г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48 ЛЕНИНГРАД

本书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出版社
194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译出

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

(1924—1945年论文和讲演集)

〔苏联〕米·伊·加里宁 著

陈昌浩 沈颖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188,000

1957年9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二版 1982年6月 第10次印刷

北京: 86,501—94,500

书号: 7012·046

定价0.66元

目 录

一般的文化建设问题

工人和农民自学的途径(发表在1924年第2—3期“自学辅导”杂志上的论文)	1
迎接苏维埃政权九周年(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摘录 1926年11月5日)	4
第二届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开幕词(1930年4月26日)	6
第十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词摘录(1931年1月1日)	9
提高人民文化(第十五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词摘录 1931年3月)	11

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摘录(1926年3月11日)	13
为培养新人而奋斗(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1928年10月28日)	17
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演摘录 1934年5月)	22
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委书记担任青年学生和少年先锋队工作的书记联席会议上的讲演(1940年5月8日)	28

红军和红海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作用和任务(在获得列宁勋章 的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学员和教学人员大会上的讲演 1940年 9月19日)	35
论共产主义教育(在莫斯科市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1940年 10月2日)	47
在我们的时代里当一个苏维埃爱国者有什么意义(发表在 1941年11月20日“伏尔加公社报”上的论文)	67
论我国人民的道德面貌(发表在1945年1月号“布尔什维克” 杂志上的论文)	70

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提高苏维埃普通学校工作质量而斗争(发表在1931年8月 14日“消息报”上的论文)	102
在莫斯科市鲍乌曼区中学八、九、十年级学生会议上的讲演 (1940年4月7日)	107
在全俄各省(边区)国民教育厅厅长和自治共和国教育 人民委员会议上的讲演(1941年1月30日)	114
在莫斯科市列宁区中学八、九、十年级学生大会上的讲演 (1941年4月17日)	120
学校应该成为第二个亲爱的家(发表在1941年5月“少年先锋队 队员”杂志上的论文)	134
关于改进学校教学质量问题的讨论(发表在1945年8月8日 “教师报”上的论文)	135
高等学校里怎样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在联共(布)中央 直属高级党校学员和教师大会上的讲演 1945年8月31日)	137

苏维埃学校的教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教育工作者第七届代表大会的报告摘录 1929年3月)	145
--	-----

在“教师报”编辑部所召集的城乡优秀教师会议上的讲演 (1938年12月28日)	148
在欢迎荣受勋章的乡村学校教师晚会上的讲演(1939年7月 8日)	163
教师和战争(发表在1942年6月14日“教师报”上的论文)	167

扫除文盲

扫除文盲和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在扫除文盲协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上的讲演摘录 1926年1月18日)	175
扫除文盲协会的任务(在扫除文盲协会中央理事会全体大会上的 讲演 1926年10月26日)	180
为扫除文盲而进军!(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号召书 1928年10月 2日)	183
扫除文盲工作的总结和展望(在扫除文盲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庆祝会上的讲演摘录 1929年1月)	185
扫除文盲协会面临着一些重大的责任(在扫除文盲协会全体 大会上的讲演摘录 1931年8月16日)	187
以扫除文盲战线上的胜利迎接十月革命第十五周年(1932年 8月1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信摘录)	191

干部的培养

不仅要通晓科学和技术,而且要会组织人(在矿业学院纪念会 上的讲演 1925年9月25日)	193
掌握科学知识!(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附设工人夜班开学典礼 上的讲演 1925年10月4日)	196
为培养健康的建设干部而奋斗(在全俄大学校长会议上的讲演 摘录 1926年5月15日)	200
告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科学工作者和大学 生会议上的讲演摘录 1927年11月26日)	202

高等技术学校的任务(在高等技术学校第九次工会会议开幕典礼

上的讲演摘录 1930年3月16日)..... 207

加里宁同志同国家劳动后备力系统里的工作人员和技工

学校、铁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组织工作人员的谈话(1942年10月23日)..... 212

在莫斯科市技工学校、铁路学校和工厂艺徒学校学生和

工作人员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演 (1942年11月2日) 224

一般的文化建设问题

工人和农民自学的途径

发表在1924年第2—3期“自学辅导”杂志上的论文

“自学辅导”编辑部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的。苏维埃政权越巩固,我也就越常想到这个问题。这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怎样才能求得知识。老实说,不是知识,而是广义的教育,因为我理解所谓知识是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研究,而所谓教育是一般教育和文化程度的发展。

现在,有几十个从外省来的青年到我这里来,他们想进高等学校、中学和专业学校。我回想起,我也想过,只有进学校才能获得知识。可是,现在我才明白,能够进学校的,特别是进高等学校的,只有一部分人,而所有有志学习的广大群众无疑地被关在学校大门以外,只有用成人教育来满足他们学习的愿望,或者,至少要延缓几年入学。而失学青年认为自己同知识几乎完全绝缘,同时也就同最有益于祖国的服务隔绝了。

我怎样在农村中受到教育

我受的教育,或者说得正确些,我的发展,是从农村学校开始的;教师是一位老农民,他向每个学生收大约一卢布或者更少一点的什么东西作为冬季学费,我记得他是由大家轮流供给膳食的。全体学生一共二十个人。学校开设在一个单身汉的一所大而黑暗

的农舍里。摆一些桌子和长凳子，学校就算准备齐全了。

我学习教会用的斯拉夫语入门书，大多数是学俄语入门书。学习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的：二十个人一齐诵读，各人读各人的，因而形成了不断的嘈杂声。

我在这个学校里待了三个月，学会了字母、二音节和三音节的拼音，并且已经能够组成单词了。

第二年冬天，我有机会进正式的学校——四年制的地方国民学校。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从秋天起到圣诞节止我读过两班——低级班和初级班——，并升入了中级班。

当我刚一学会阅读，我就在学校图书室里埋头看书，那里大部分是宗教书，主要是圣者传。两年后我在这个学校毕业，同时把学校图书室的书也读光了。后来，女教师把她自己的书拿些出来给我读。暑期，虽然没有工夫经常看书，可是抽空儿还读了邻近地主图书室的一些书。

因此，我读完农村学校之后，阅读兴趣就很浓厚，很想继续去学习。

在彼得堡学习

彼得堡的环境不能说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当时我是一个有很多学生的家庭里的小厮，这些学生力求满足我的学习愿望，我记得甚至有些人给我授课，总之，他们就自己所懂得的来帮助我。以后，他们充分供应我一些必需的书籍。

从农村来到彼得堡以后，我就爱看报纸，特别是“新时代”报，因为它的确是“新的时代”。我想：我正需要这种新东西，我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究竟在做些什么。报纸上的材料最使我感觉兴趣的是外交栏和政治栏。自然，我的学习是极无系统的，读的书主要是我手边有的和主人的图书室里有的。顺便说说，从幼年起，我就读违禁的书籍，如赫尔岑的“北极星”、“来自彼岸”和其他革命的秘密出版物。但是，我的人生观是很稳健的，比我的主人的还要稳健些。

我在包尔托夫斯基家当小厮的时候，从合法的书 籍 中我几乎读完了全部的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许多科学书籍，如布来姆的“动物的生活”，约翰—司徒雷登·米勒等人的作品。一句话，我的学习是很零乱的：从哲学著作到小说，当我进工厂的时候，我已经有些文学修养了。

走上社会生活的道路

在工厂里，我的社会生活是从遇到土拉 的 工人开始的。他们是从土拉来进普梯洛夫工厂做工的青年人。他们在那里的星期日学校读书，有些人加入了秘密小组，他们主要是读民粹派的文学作品，如格列巴、乌斯宾斯基、斯列普措夫、兹拉托夫腊特斯基等人的作品。我们的相遇，好象使两种文化接 触 了：我懂得俄国古典著作，而对民粹派的著作不甚熟悉，恰恰相 反，土 拉工人对我们的著作知道得不多，可是很熟悉民粹派的著作。

我们为了相互交换，组织了小组，并且用每月缴纳的费成立了一个既公开也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个时候，也是通过土拉人，我们同秘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联系，它给我们派来一个宣传员，我们跟着他正式地学习了八九个月。就在这个期间，我上过技术夜校，并且在那里毕业了。

以后，我就一年年越来越多地参加政 治 工作；1899年我被捕，第一次坐了十个月牢。

在监狱里人们有很充裕的时间：在这里不仅不强迫你去工作甚至还禁止政治犯去工作，因此，如果可以这样 说 的话，这十个月的时间就整个地花费在受教育上。而以后的学习，正确些说，自学，一年年地同生活的过程同时进行着。

自学的缺点和优点

现在，如果问我：在教育方面我有什么欠缺，我的回答是：对两门学科感到欠缺——不懂外国语，俄语学得不好。其余的一切学

科,至少在我的实际生活中还不是那样必需的。至于俄语知识,我认为精通俄语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归根到底,只有你会用简单明显的形式来表达你的思想的时候,你的思想才会明确。如果你还想影响周围的人(这是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完全合理的愿望),那么,只有在你善于用明白的、人人都能了解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时候才能做到。因此,我认为每一个有文化的人精通俄语是十分必要的。

在现代国际间各国人民交往密切的情况下,当莫斯科成为各国革命者的圣地的時候,不懂欧洲通用的各种语文就会使你无法同其他各国人民往还。可能,其他上过类似这种学校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会感到其他方面的欠缺。无疑地,经济工作人员大概更需要数学知识,或者至少需要算术知识。我在少年时期也喜欢学习数学。每天晚间临睡的时候,总要算一两道几何、代数或算术习题。但是,我在夜校毕业之后,脑子里留下的数学知识还是很少的;不过学习数学完全可能促进人们的一般发展……

加里宁:“论青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40年俄文第二版,第11—18页。

迎接苏维埃政权九周年

第十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摘录 1926年11月5日

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苏维埃建设,无疑地是同极广义地提高这些群众的文化水平联系着的。毫无疑义,九年来,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成长为巨大的力量。敢于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群众文化政治教育都没有象苏联进行得这样迅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我国的学校是比较不好的,至少,在初等教育方面,我们还没有实施义务教育,虽然如此,可是,我们还是看到,我国工农群众的文化有了极大的提高,当然,这

种提高是同群众政治生活一般的提高、同他们参加国家建设、同他们参加为苏联而进行的奋斗联系着的。这样直接地参与实际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同革命前比较起来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但是,当这些群众由于自己的政治工作而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要求受较多的教育。群众对国民学校和高等学校所加的巨大的压力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压力,说明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的巨大需要。

列入本次会议第一项议事日程的是关于国民教育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国民教育问题成为我们最迫切的问题,第一,因为群众对国民教育的需求急速地提高了,第二,因为对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较高的教育是必需的。

国民教育问题,在我们苏联,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是个人的特权,一个人如果受了教育,他在一定程度上便使本身得到保障;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能够从一个受教育的人那里得到一定的利益,只有间接地、通过他的个人利益才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国民教育并不只是为了使人们受到大学教育所给予的知识。我们需要在实施国民教育的同时,改善日常生活的条件。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教育人们的要求,并且从而又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执行本职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的能力。要知道,我们很懂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能够对工作贡献出全部力量的第一流的工作人员。

如果国民教育的实际目的是这样,那么,理论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力求对每一个工人和农民灌输这样的意识,就是他在苏联所执行的任何一种有益的工作,都是总的社会主义工作的一部分。国民教育应当扩大人们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执行的那一部分工作是总的社会主义工作的一部分,他本身是一个螺丝钉,在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社会主义集体工作里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个必要的螺丝钉。

如果国民教育把这点灌输到每个工作人员的意识里去,那时候他对执行自己的任务将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那时候,人们参加平常的体力劳动工作也将被专门用途的精神鼓舞着。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里鞋匠给靴子钉上靴底的时候,他的唯一的专门用途是取得靴的代价以维持生活。在苏维埃学校毕业的鞋匠,应该懂得,他做好的每只新靴子都是对社会主义总财产的贡献,而关于他的这部分工作加入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觉悟,使最平常的机械式工作充满旺盛的精神。国民教育所赋予的这种鼓舞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国民教育在现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实践部分都是这样宝贵、这样必需的……。

加里宁:“论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38年俄文版,第65—66页。

第二届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开幕词

1930年4月26日

同志们:如果再讲我国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日益需要文化力量、需要知识、需要业务高度熟练人员的问题,那就多余了。我只讲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教育的问题,关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新人的教育、新人的培养问题。要知道,我们如果改造我国整个的经济,我们如果支出巨款来迅速地从从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那末,所有这种发展便将成为为争取建成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争取人们本身改造和改善人们生活而斗争的手段。自然,国民教育对于人们的改造和新人的培养具有绝大的意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懂得,整个环境、整个人类生活、整个的人类活动,都会留下一定的印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都在培养着人们……。但是,最容易接受事物的年龄当

然还是童年和青年时期。这种时期是最有益处的，可以说是接受和积累知识最有利的年龄。在当前，对我国经济和我国所有其他工作部门特别需要些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大胆地这样答复：我们需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活动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他们实际上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但是，同志们，这样还仅仅说了一半，而问题在于怎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问题。不久以前有过这样一件事。我举这件事作例，只是为了向你们大家说明，怎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局部问题，为的是告诉大家，我国还有许多人不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处理问题。不久以前，在一所高等学校里，因为工厂不能够容纳全体的实习生，又因为这些大学生理论方面不及格部分颇多，因而作出了一项切合实际的建议：减少实习两小时，因为大学生们反正要在那里浪费两小时，而这两小时可以用来作理论方面的准备。系主任办公室作出这样决定，提到基层小组，基层小组讨论后认为不能这样作，要知道，这样作将要在实习工作中发生右倾。大家对这个怎样看法呢？决定这个问题的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抱着充分的信心决定了，认为他们是执行着马克思主义路线。那么，这一点有没有根据呢？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实习反正是要减少两小时的。但是，由于有过关于生产实习的通告，由于我们的党报每天都谈到它，并且提到这项实习的必要性，因而人们就认为这样作是对的。

报刊作得对不对呢？完全对的。为什么它这样坚持实习作业呢？难道我们不需要理论吗？理论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如果加以讨论的话，那么它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实习。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坚持实习呢？那是因为实习在我国落后了，我们对实习还没有习惯，对它还估计不足，因此，报刊就强调加强实习，并且特别提到，实习是刚刚实施，这样作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进行实习的实习工作人员应该懂得和考虑到整个的各项具体条件的总和。

为什么人们害怕提出用两小时来准备理论不及格的部分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无论如何这是比较稳妥

的。他们如果提出两小时,当然,大学生们可以学习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招致些不愉快的事;例如忽然有某一个人给报馆投一篇稿子,把他们整一下。要知道,人们做出不正确的决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稳妥,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不能完全持辩证的态度。这里不仅是官僚主义态度,还是真正相信减少实习就是偏于右倾。而如果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实际上,他们正是为了免得陷于右倾,却相反地从左方陷入了真正的右倾。看吧,这辩证法是多么复杂的东西啊。当然,当我说到应当善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方法去思维的时候,便意味着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处理一切多种多样的具体现实。同志们,必须同这联系起来的还有下列各点。假定你们已经是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很精通辩证法。但试问:人们仅凭辩证法一门知识是否就能担任某一部门的管理、领导和工作而无问题呢?我认为,答案是很显然的!除辩证法的知识而外,人们还必须具有专业的知识。假设我曾经很好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充分研究过辩证唯物主义史。那么,以我这种程度,象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似的,我抱着这种知识去机器制造部门、农业部门或其他等等部门处理事务,够不够呢?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学校应该最坚决地进行专业化。要知道,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事:人们善于说话,并且对于分析具体现实上稍微有点经验,如此而已。应该指出,这还差得远呢。马克思主义给予必要的方法,而你在你管理和主持的部门,在你领导或教授教育学的地方,你还应该充分地研究你所主管的学科。只有当你研究了这门或那门学科、并且在这个部门以亲身工作去研究的时候,你才将充分地和有成效地掌握辩证方法。

同志们,我认为现在应该对在我国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学习的青年广泛宣传必须专业化和从事专门学习以及关于一般理论的任务的这种思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实践中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我希望,这次会议在起草

和提出党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的时候，注意到理论的头等意义，并且必须把重视任何具体部门和专业的知识这一点灌输到广大学生群众中去，因为只有这种专业知识才能使他们有可能充分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方法。应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我国整个的教育工作中去。

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请允许我宣布第二届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开幕。

“第二届全苏党的国民教育会议（1930年4月）速记记录”。

教育出版社1931年俄文版，第4—6页。

第十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闭幕词摘录

1931年1月1日

同志们！这次会议已经结束了它的工作。它制定了1931年度的当前工作计划。根据我们往年已有的经验，完成这个计划是没有疑问的，也是不可能有疑问的，不过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控制数字的规模，共和国统一的财政计划和国家预算要求工人和农民作极大的努力。否则，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完成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任务就是不可能的。

我毫不怀疑，俄罗斯联邦在苏联总的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无论如何不能降低建设的速度，相反地，依靠群众的热情和建设中所积累的工人、农民和专家的经验，应该把这些速度提到更高的阶段。

无疑地，会议批准的控制数字和财政计划将广泛地进行讨论。现在，正当苏维埃进行改选，工人和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时候，我想指出我们工作的两个要素。

第一，我认为，我们必须完全扫除文盲的时光已经到了。第二，在选举中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发展我们联邦的畜牧业。当然，我并不要拿这个来过分减低我们面临的其他各项任务的意义（即

使是播种运动的问题)。我不提出这些任务,只是因为它们已引起了群众的注意。

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文化一天天地越来越成为人的重要品质了。

你们当然懂得,以前需要普通手工劳动的简单工作,由于使用机器,就一年年地成为更复杂的了,它要求提高工人的技能,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拿最简单的工作修路来讲吧。不久以前,你们在公路上还看见有成百的穿树皮鞋的人们,从早到晚用锤子砸石头。现在,这些公路上出现了最复杂的机器,这种劳动已经由最简单的纯体力劳动变为复杂的要求高度技能和高度文化的劳动了。

我只举这一件事为例。但是,如果你们把我们苏联所有的各种工作都举出来,那你们就会看到,需要简单操作的工作的数量一天天地越来越减少,相反,用机器、用车床工作,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同成千的别人的工作相结合和配合的工人数量却越来越增加着。因此我说,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就绝对地要求扫除文盲。

最后,同志们,我们看到,工农青年一代在七年制学校、九年制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和其他学校毕业的人在工厂里所占的百分比一年年地在增加着。现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这些学校毕业的工人占50%以上。很显然,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青年一代和落后的文盲之间的不协调现象越来越形成着。

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苏联的文盲,在最近的将来,就要好象同现世隔绝一样。由于没有文化,他就不能了解苏联建设的整个情况和事实,好象是一个睁眼瞎子。

最后,整个的生活,整个的苏维埃生活将摧毁旧的基础,大步地向前迈进。必须在最短期间首先扫除文盲。因此我认为现在在苏联开展的扫除文盲运动,应该尽量开展,并将旧的、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剥削者社会的残余——文盲——彻底加以扫除。

加里宁:“论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38年俄文版,第65—66页。